

(十三)

「拒絕」的重量

——讀龍應台的〈十九歲的決定〉

作者簡介

龍應台是台灣著名作家，現任台灣文化部長。著作很多，著名者如《野火集》、《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等。貫穿她作品的是一種現代化的、「超乎國界」的人文價值。她父親姓龍，母親姓應，出生並成長在台灣，這就是她名字的來由。長大後留學美國，旅居歐洲，在德國結婚生子，並於香港寫作多年。

本文選自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文中的飛力普是她的德國籍兒子。

內容簡介

「戲劇行動」(dramatic action)是推動戲劇情節發展的動力，一般而言，較強烈的「行動」如復仇、追求、查問等，較能帶來強烈的回應，因此是不少故事的基礎。然而，拒絕……。

十九歲的兒子飛力普給龍應台來電說他不要服兵役，本着德國憲法的基本權利，他寧可做國際義工來替代。母親回想起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那一個夜晚，一大群一大群轟炸機低飛過她所住的村鎮，那天搖地動的情景，使她心情如往下墜的雪塊；然後，年輕軍人放下槍械，毅然走出軍營的震撼畫面，直教她思索這是一個怎樣重大的宣示！她對德國文化和兒子的成長仔細反思，最後，她支持兒子的決定——一個十九歲年輕人拒絕扮演「軍人」角色而寧願做「國際義工」角色的決定。

拒絕是一種美麗的姿態

甚麼是「拒絕」？與「逃避」不同，面對困局或責任，「逃避」是避開不顧，較為被動；至於「拒絕」，不只是慣見的動作：雙手向外擋在胸前，往前推送，口裏說：「不！」；拒絕是心路歷程，是思量後的抉擇，主動多了。這樣說來還是抽象而複雜，不若透過具體處境的陳述來理解。

試以中西文學裏出現的拒絕行動，去看背後不同的力量：

- 樂府《陌上桑》，採桑的秦氏女說：「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斬釘截鐵地拒絕有權有勢者的追求；
- 陶淵明拒絕為五斗米折腰，寧願辭官而去；
- 祝英台為等待心愛的梁山伯，不惜以死拒絕下嫁富家子弟馬文才；
- 歌劇《杜蘭朵》(Turandot)，公主屢次拒絕求婚者，堅持不出嫁的主因是不願居於人下，仰夫鼻息；

- 《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娜拉驀然驚覺自己只是供丈夫消遣的玩偶，拒絕繼續如此，終於毅然離開安穩的家庭，去學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 戲曲《桃花扇——卻奩》，李香君嚴詞拒絕阮大鍼潤綽的饋贈——那是拉攏侯方域的不義之財。「卻奩」此舉足令新婚丈夫侯方域對她刮目相看，視之為諍諍畏友。

拒絕，從來令人津津樂道。因為，背後或許會有最大的善。例如《聖經》故事裡的耶穌，大地在祂腳下，魔鬼要以整個世界和祂交換釘上十字架的使命，祂拒絕了，為的是要成就日後的事功，救贖世人。

拒絕背後或許會有最深的愛。例如較接近我們這時代的、真真實實的溫莎公爵，他拒絕繼承王位，「不愛江山愛美人」，就是為了迎娶心儀的女人。

拒絕背後或許會有最堅定的原則。例如中國古來讀書人的楷模伯夷、叔齊，他們拒絕朝廷招攬，不食周粟，為的是不甘屈膝事奉異朝。

因此，拒絕不應只是一時意氣，更不是鬧情緒。歷史上曾出現過拒絕交稅，拒絕服役，以至拒絕守法等等例子，都是因為無權無勢的老百姓，對不公不義的現實表示拒絕的態度。

拒絕是不容易的，你每每得面對誘惑，受到衝擊，不斷掙扎，反覆思量。真的，「思量」，你必須瞻前顧後，左掂右量。拒絕背後自有重量。在動盪昏暗的年代，在是非不分，底線模糊的情況下，他們或堅定立場，或緊守諾言，或肯定自我，或追求目標，或成就理想……。他們義無反顧的通過考驗，相信背後是一份道德勇氣吧！

這樣的拒絕，是美麗的姿態。

拒絕服兵役的意義

拒絕服兵役的人，歷史上最著名的當然不是飛力普。

可能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吧？在越南戰爭時期，這位世界拳王因為拒絕服兵役，被地方法院吊銷拳擊執照，甚至面臨被監禁的懲罰，但是他沒有屈服，並且到處宣傳反戰。由於國內反戰的呼聲日漸高漲，阿里得到愈來愈多人支持，在拳擊執照被吊銷三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終於恢復他的拳手資格。

同樣的，這篇文章的主角飛力普，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他「拒絕」的，違抗的，是一個擁有強大權力兵力的政府的「命令」。戲劇張力就在這「拒絕」中產生。這「拒絕」帶來的是一連串對家庭和社會的衝擊，也關乎個人的考量和文化的反思。然後，最重要的，還是對責任的承擔。

在德國，飛力普那一輩的年輕人很多都不願去服兵役，寧可到開發中國家地區去做義工，飛力普就選擇到柬埔寨當義工。母親龍應台對十九歲的兒子很好奇，或者說有點兒陌生。兒子不要服兵役，那是輕率的決定嗎？或是無知的反應？這是一個衝擊。她不曾和兒子討論過有關問題，也第一次看到兒子傳真過來德國憲法裡有關個人價值觀和信念抉擇的問題。但從電話那頭，她可清楚地聽見兒子用堅定的語氣宣告：不要服兵役，即使只是九個月！是年輕人他們的羊群效應？是他們沒有集體意識而只顧個人？是絕不輕鬆的軍旅生活和絕對服從的軍紀唬嚇了他們？還是，兒子害怕承擔，推卸公民責任？他要拒絕？兒子可能面對坐牢的懲罰啊！但要是服

兵役，意味着兒子可能要犧牲性命，這是母親的擔心，更是母親的掙扎。要給予意見嗎？還是替他決定好？可兒子已經十九歲了，他來電只是要求母親的支持吧！

兒子說國家受到侵略時，他也是要去打仗的。這教龍應台知道，他們這一代還是有國家觀念的，他們不是教條式地一味反戰。只不過是上一代發動戰爭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叫下一代年輕人對國家和戰爭戒慎恐懼。

因此，服兵役，或者不服兵役，不只是個人的問題，它背後自有歷史和文化的意義，也是一份道德的反省。

從「拒絕」中體現「成長」

這「拒絕」，可以解讀為主角的「成長」過程，而「成長」(growth)，正是文學藝術的重要題材。要這樣地拒絕，飛力普是獨立地思量過的，還援引國家法例來支持他的決定。到發展中國家當義工，憑的是一份愛心，為的是他國人民的福祉；至於為國家服兵役，表面上是為國家榮譽而戰，為正義或人道而戰，但背後更多是牽涉政客的陰謀和謀取一國的利益而已。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留給世人一幕又一幕殘酷的畫面；而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一個半月裡，龍應台家居附近的村鎮田野，滿是黑壓壓的低飛的轟炸機群，那次聯軍共出動了十萬架次轟炸機，在兩地分別投擲了近九萬噸炸彈，親歷這天搖地動的場面使母親的想法傾斜向兒子那邊。

然後，另一個更為震動的畫面出現了：為拒絕參戰，職業軍人出走了；兒子那輩的軍人則在軍營大門口的地上放下了槍，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這戲劇性場面，這拒絕參戰的宣示行動，多麼強大有力！

在平常的日子，能夠藉生活小節反思活着的真正價值意義；在關鍵時刻，能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能了解一己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會怎樣影響同代以至下一代——龍應台認為這是愛和責任。從拒絕服兵役這決定，她認識到兒子成長了。這刻，母親對十九歲的兒子投以信任的一票，予以支持。

對香港學生來說，「徵兵」是非常陌生的詞語。然而，拒絕與否這決定和行動，我們不會陌生。我們可以從飛力普的拒絕得到什麼啟示？

餘論

從戲劇的角度看，飛力普當然是主角。而「我」（龍應台）呢？

她可以被視為一位坐在觀眾席的旁觀者。主角期望得到她的認同，而她，又是個怎樣的觀眾？

她是母親，也是長輩。她是個關顧者、諮詢者，更是個引路人。她沒有走上舞台，沒有替飛力普下決定。她沒有佔據飛力普的空間。她，只是在台下，作一個好觀眾，報以掌聲。

一個戲，一個怎樣傑出的演員，都需要一些懂得欣賞的觀眾。不是「每一個」戲都會覓得知音的。《戲看二十篇》第三篇說到田北辰去當「窮富翁」，扮演清潔工的角色，就不是人人都叫好了。

試設想：飛力普這齣「拒絕」扮演軍人角色的戲，要是「演」給另一些不肯欣賞或不懂欣賞他的「觀眾」看，將會有個怎樣的結局？

延伸閱讀

《看戲二十篇》第九篇〈「坐下，咱們有好些話要談一談」——《玩偶之家》怎樣「談」出個新時代〉

《陌上桑》

教學建議

快樂地進入某一角色，演好某一角色固然不容易，拒絕擔當某一角色，其實同樣困難。

怎樣拒絕毒品、拒絕抄襲、拒絕盜版、拒絕不良資訊，以至終其一生的拒絕名利、拒絕物慾、拒絕女色……，都不容易。

其實，拒絕之難，難在什麼？同學有沒有成功地拒絕過什麼的經驗？教師讓學生預先準備一下，或撰寫短文，或分組仔細交流，然後在班上和同學認真深入地討論，應很有啟發。

學生假若能重視自己的經驗，或者透過參考別人的經驗，學懂拒絕的技巧，領略成功拒絕的快樂，更重要的，是明確掌握拒絕背後的原則（做人、處事的原則），就很有意思了。

十九歲的決定

龍應台

我對十九歲的你實在好奇，飛力普。

徵兵令下來了，但是你不願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個月。

「這是什麼時代了，」那天越洋的電話，有點波聲，好像海浪，但我聽得清楚，你說，「德國還有義務徵兵制，好落後！」

「德國的兵制容許你拒絕服役嗎？」我問。

「當然，我把德國基本法第四條傳給你看。」

我收到了，還是第一次看德國的憲法呢。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基本權利」，第四條規範的是個人價值觀和信念的抉擇問題：

- 一、信仰與良心之自由及宗教與價值觀表達之自由不可侵犯。
- 二、宗教之實踐應保障其不受妨礙。
-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違背其良心，武裝從事戰爭勤務，其細則由聯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覺得你可以援用這一條，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國家，包括德國，不是都已經把公民「拒服兵役」這種選項，納入法律規範了？不願意服兵役的年輕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種醫療或慈善機構做義務的奉獻。非常多的德國青年選擇到非洲和南亞的開發中地區去做國際志工來取代兵役。

你說，「對啊，我寧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飛力普，我們還從來不曾討論過這個題目。你堅定的態度，讓我有點訝異。請問，十九歲的你，已經是個「反戰主義者」了嗎？

「不是，我不是『反戰主義者』。『主義』，就是把它變為原則跟信條了，我覺得簡單的『反戰』，也沒道理。」

「怎麼說？」

「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不去打仗行嗎？」你反問我。

喔，那你這一代人，還是有「國家」這個觀念的嘍？我其實沒想清楚這問題，它太複雜、太龐大了。但是，我記得一件事。

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聯合國給撒達姆·胡笙發出最後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須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將支持武力解決。二十八國的聯合部隊，已經聚集了七十二萬五千的兵力，情勢緊繃，戰事一觸即發。

我們家，距離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那麼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後時刻到了，我那麼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盤據在大家心頭的是：真的會有戰爭嗎？熟睡中，我是被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驚醒的——巨無霸的機器低空飛行的轟轟聲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頂和地板，彷彿地震一樣，上下跳動；床鋪和書桌，被震得咯咯作響。一大群接著一大群的轟炸機，低低飛過我們熄了燈火的村鎮和冰雪覆蓋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戶，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見雪塊震得從松樹上撲撲往下墜。

後來才知道，那一晚天搖地動的聲音是怎麼回事：一個半月內，聯軍出動了十萬架次的轟炸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擲下了近九萬噸的炸彈。

令我震驚的是接下來看到的畫面：為了反對德國參戰，有些德國的職業軍人第二天走出了軍營。他們在營房大門口，把槍放在地上，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軍人，把槍放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對德國文化裡的很多東西是懷有「偏見」的，譬如我覺得他們太拘泥形式、太好為人師、對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著這些年輕人毅然決然地走出軍營，我感受到這個文化裡強大的自省能力。因為上一代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他們的下一代，對戰爭特別地戒慎恐懼。

我不是說，走出或不走出軍營、主戰或反戰是對的或錯的。我想說的是，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裡，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只要你想透徹了，去當兵還是去柬埔寨做志工，親愛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個個人的決定，其實都會影響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決定，都會影響到他的下一代。愛，從來少不了責任。

（選自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初版。）